

T 5419/1125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官端時手筆先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輿論叅之獨見終始按覆盡破其說使久鬱之功燁然復表於世力扶風規示



之勸厲有補於名教不小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  
定大亂不徇形迹不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  
其學知其出之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  
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爲身  
謀不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汚陋皆由忌者訾毀其  
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所趨  
無所勸厲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表其功正  
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作用而示之的此公憂世  
之心也先師嘗語人曰吾於平濠之後致知格物之  
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

人人所同具但不能實致其知牽泥攙和白滑其靈  
所以失之大都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  
得喪吾所遭謗構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  
辜之隱禍幾微倏倏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  
心略爲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則僨  
事晦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信意之微  
歎口不能宣而况於人乎此先師動忍增益之實學  
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所動愈神吾黨於此  
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  
視予不肖久辱公交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梗



槩壽梓以傳見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名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石公先師文成公書各一紙一宮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勲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碩儒蓋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爲去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爲上運腕

次之運指又次之以虛爲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蓋不雜學故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劍器悟運筆意予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爲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跋語書以貽之

跋徐存齋師相教言

嘉靖歲乙丑春予赴留都同志之會學院楚侗子出示羅寧國所紀元宰存齋公教言一編予得受而讀之京師舊有同志之會邇年以來漸致闕鬱時使然也公首命述職諸司及計偕諸士凡同志者先後大



會於靈濟宮時以直廬不能出屬宗伯李公少宰朱公中丞毛公分主會事冊書程伯子定性識仁二書示衆使之更互究繹錄以就正此其答問語也夫學莫要於見性性者心之生理萬物之原其同體於萬物乃生生不容已之機不待學慮而能所謂仁也此于聖以來相傳學脈先生揭以示人可謂得其要矣是編發明無非此義其曰仁人心也心最虛靈虛謂太公靈謂順應良知者卽此虛靈之發見識仁原只是良知自識若說識仁之要在直信良知尚未合一未爲直截簡明精義無二蓋必有事卽是致良知卽

是全此虛靈之體知得忘與助者良知也勿忘勿助者致知也此其存之之法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習未除却須存養此心書中分明說破非公洞悟性宗深識仁體不能爲此言一時風動之機殆遍寰宇明道術正人心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此公舊得朋於南野歐陽子孚愛最久與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契悟最深而又加以深造自得之益故言之親切一至於此澄然兩忘渾然一體蓋庶幾之矣不肖入山旣深志慵年邁無復有補於世而生平求友一念若根於心不容自己爰念疇昔受公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教益非無交之言喜聞盛美樂爲之道僭次一言於  
簡末固天機神應一體傾慕之情也所願諸同志際  
斯希有之會務去舊見相與篤志懋學實致其良知  
盡性體仁以會歸於一始不負公主盟章教之心其  
於千聖絕學之傳庶將有賴焉爾

私警錄後語

奕之譜畫之粉本皆國工之所不廢然徒譜且粉本  
已也而於臨枰展素之際顧悠悠焉則罔矣惟儒之  
於筆記也亦然知予此則爲妙契疾書爲訂頑而爲  
橫渠氏之苦心不知乎此則爲續經爲擬易而爲文

中子雲氏之獵名毫釐之辨也李侯生平從事於學  
不少間斷其發之於政也皆學之餘是以其於筆記  
也往往從一念之微以至於白晝之顯昏夜之幽盡  
古今人已之際其得失可否與善可法惡可鑒者靡  
不條綴而目引哀然成書其門人遂取以鐫而屬予  
爲之言夫予惟驗奕與畫之原雖不純取譜與粉本  
以爲衡而亦不能純出於譜與粉本之外今觀李侯  
之筆記其於譜與粉本也可以稱工矣其在儒也爲  
張子而不爲楊與王也亦審矣雖然就譜與粉本而  
求備焉寧無免於意見之爲累而渣滓尚未盡融者



乎此雖不害其終爲國工也而亦未免於入國工而未入神品者之小疵也噫點睛而龍飛懸虎而犬蹶者又何人哉此吾黨所交相警勉者也

雲間樂聚冊後語

師相存齋公旣約平泉中江諸公舉城南精舍之會復示予手書日者領教雖未及詳然使善聽善受一言之下便可入道若持藐藐之心雖終日言無益也此在階輩自用力自解悟而已接引盛情不敢負更祈一言以申警策可謂虛受之至矣畿不佞敢不仰承越中舊有小蓬萊會大都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出

與處而已出則發爲經綸思行其所學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思善其身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惟借冠裳假面貌輕肥蕩恣役役終身甘與草木同朽腐名爲士流實則凡夫之不如也可恥孰甚焉申六事之戒示有終也每月會期主人夙具約以辰刻赴會別治靜室焚香冥坐外息塵緣內澄神慮衆中啓請或證獨得或析羣疑或徵諸六經四書以爲折衷或叅諸前言往行以爲楷式或議論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待之毋致動氣求勝精神凝翕氣象中和意超如也旁午就席酒行無算間起緩步



遊目或命題賦詠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  
忘返文武張弛之道斂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矜  
只此是學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  
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  
非寓言也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  
可倖致若自己性命我所固有求即得之無待於外  
世人於不可倖致者念念不能忘於所固有者顧舍  
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已自聖學晦亡人失其本  
心一種似是而非之學流傳世間倚傍於名義揮霍  
於氣節以計算爲經世以知解爲通微甚至黨同伐

異自以爲公是非恣情混俗自以爲同好惡攬羈  
絆不得自由雖在豪傑習陷其中而不自覺其所由  
來者漸矣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乃生身受命之  
靈竅其機只在一念入微使知有用力之地譬之赤  
日麗空而魍魎魍魎自無所遁其形也大學之道致  
知在格物人人有此良知不由於聞見只是不曾致  
得人生在世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視聽言動之發有  
人倫家國天下之施未有無事之人物即事也終日  
營營只是不曾格得若肯發心真爲性命隨事隨物  
致此良知已是盡了大人之學可不待外求而得也



昔之人有冒認他人墳墓以爲祖宗非開棺滴血不可得而辨良知是千聖相傳滴血公案真假毫釐辨諸此而已衛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警况吾儕乎凡我同盟旣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覩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真成當面錯過可惜也已自今以始幸相與發箇爲性命真心從事於致知之學時時握其機入其竅直心以動自見天則使視聽不違其度喜怒不乖其節人倫上下遠近之交不失其宜自性自養自命自立或出或處做箇天地間脫灑光明大豪傑乃不爲倖生耳且人生百年只如

倏忽生死如晝夜定知不免孔氏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無生死一念靈明照徹千古生死隨緣不作有無二見可以死者以其放下無復牽帶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也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從前種種世情嗜好未了之心等於夢幻空華便須全體放下攝心歸一幹辦末後隨身一着免致臨期措手不迭同心之願也諸公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國士之交傲始信此會之不虛耳

書耿子健冬遊記後語

無欲之謂仁仁人心也良知者心之明覺一體之仁



也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體故也而其機原於一介取予之不苟夫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貪者欲之滋也惟一介取予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後能不貪不貪而後能與萬物爲一體一體者心之明覺其機自不容已非有所強而然也一塵翳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世之人謂一介不足以累心視爲小廉曲謹漫然不加之意亦幾於自誣矣苟不識仁體徒屑屑然取必於形迹之間以自矜飭謂之小廉也亦宜予讀子健辭值語知子健有志於仁蓋自不

貪始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必如此而後爲先覺必如此而後可以覺人必如此而後爲志伊尹之所志若曰人必大有所貪而後能真不貪以此易彼尚爲有所強也強則非仁矣夫不容已者仁體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此魯男子之意也伯兄楚侗子廣仁之說使用而存之用爲考鏡復屬言於予以輔厥志爰走筆貽之雖然楚侗子非漫有所屬也藉以抗法於予有深省焉所謂錫類之仁非耶敢不再拜以受

書廬野永思卷後語

予讀廬野永思卷若有以啓予者廬野自幼有志於



學事親以孝稱於宗黨明經歲薦揚於大廷因念尊翁東崖君在家亟歸侍養東崖君趨謁選授休寧邑博未期聞訃而歸痛不能以祿養乃築廬塚旁晨夕哀毀三年如一日邑大夫錄其行移文銓部而名益彰茲復以母命起補吾越郡博以予爲有聞謬以北面之禮相加予雖不敢當而廬野惓惓謙已好學之志則不欲以相負也相知者嘉其純孝之行爲廬野永思卷以慰頌之鄉人黃子同宦遊於越旣爲之序復屬予一言以輔其志予惟虞廷十六字說者謂開萬世心學之源而其本則在於孝親一念孟軻氏發其蘊曰大孝終身慕父母言永思也是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廬野子果有志於學卽從一念入微取證便是入聖之基無待於他求也夫孝根于心非可以名覲也稽於行非可以力索也徵于久非可以偶襲也所謂孝者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母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執事不敬非孝也於此自考不忘此一念力而行之以終大業于學思過半矣勉之哉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有志於學中年志分于舉子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興懷乃繪象爲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微之蘊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于言象茫乎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魏有鼎器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未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庶不爲幸生耳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苟不能超于象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

蘊不可得而測也無已姑陳其崖略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卽乾之陽也身卽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卽坎離之交也神氣之往來卽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卽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卽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典要而執思爲



而得是故身心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  
易爲萬世丹經之祖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  
以坎離交姤爲火候皆寓言也究其竅妙不出於心  
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也息之依心  
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  
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已  
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女爲鼎器藉採取爲  
藥物認烹煉爲火候皆邪僞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  
也復者陽之反也姤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  
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

陰之姤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  
之月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  
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  
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  
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  
矣自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  
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其機不出  
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卽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卽  
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  
不違天卽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卽天也故



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也文王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贊此者也魏子謂之丹邵子謂之丸致良知卽所謂還丹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不明良知爲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爲良知謂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調理以去其昏翳悵悵然求明於其外可哀也已子旣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脉得有所傳方不爲幸生耳余之托於隱也久矣無復有用於世昔人有

云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此吾與子終身相期之志也因書其冊而授之且以爲左券云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所使君因偕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叅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蘄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



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  
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  
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  
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之體  
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  
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  
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  
悟從身發明以仰成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  
化爲學也使君念之哉

明儒經翼題辭

杜子質篤志好學久從予遊與聞師門宗要其於六  
經之義博而求之恍然若有所契乃集師說及同門  
諸君子與夫明興諸先輩之言有契於經旨者裒而  
聚之釐爲若干卷千聖之學脈若有所待而明也其  
用心亦良苦矣梅子純甫題爲明儒經翼貢子玄略  
旣爲之序而復執以請正於予予聞之師曰經者徑  
也所由以入道之徑路也聖人旣已得道於心慮後  
人之或至於遺亡也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故六經者  
吾人之紀籍也漢之儒者泥於訓詁徒誦其言而不  
得其意甚至屑屑於名物度數之求其失也流而爲



支及佛氏入中國以有言爲謗不立文字惟直指人心以見性至視言爲葛藤欲從而掃除之其失也流而爲虛支與虛其去道也遠矣予嘗謂治經有三益其未得之也循其說以入道有觸發之義焉其得之也優游潛玩有栽培之義焉其玩而忘之也俛仰千古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所謂學古訓而有獲非耶善學者隨其根器之大小學力之淺深求以自得而不流於虛與支之失其於聖學也庶矣乎爲之詞以遺之

莘疇記跡題辭

宋處士張公德煥平生敦信義務名節隱居樂道以吟咏自娛別號莘疇志存尚友恥於仕元甘爲宋之遺民觀其自書記跡卷可知也處士自爲祭文自撰墓志自囑遺訓要約懇惻不爲綺語幾於達生其崇尚友之志堅不仕之節出之有本非徒意氣激昂而已也裔孫憑苦志力學久從予遊出是卷蘄一言以爲重予讀之知其日履之槩手澤尚存因題數語歸之此張氏傳家之珍自足以重無待予言而後重也

法華大意題辭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旣得然後細微可



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讐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啓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爲詮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辭以道其所因子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因指見月

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闡蓮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茶飯讀者善取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辭

達摩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旣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果耶達摩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珠破六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叅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



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普應羣品皆屬建化門皈道則一而已於此叅得透悟得徹卽空卽假卽中卽一卽三卽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

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葦航殆有取於折葦之義故述達摩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  
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  
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  
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  
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  
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  
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  
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  
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自訟長語示兒輩

隆慶庚午歲晚十有二日之昏候長兒婦廳簷積薪  
起火前廳後樓盡燬僅餘庖湏數椽沿燬祖居及仲  
兒側厦季兒廳事之半賴有司救禳風迴燄息幸存  
後樓傍榭及舊居堂寢所藏 誥軸神厨典籍圖畫  
及先師遺墨多入煨燼中所蓄奩具器物服御儲侍  
或攘或燬一望蕭然古德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破以致於此更復何言夫災非妄作變不虛生  
古人遇災而懼洊雷震恐懼以致福震不於其躬於  
其鄰畏隣戒也今震於其躬矣豈苟然而已哉不肖  
妄意聖修之學聞教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



不以聚友講學爲事寢幽寢昌寢微寢著岌岌乎什而復興海內同志不我遐棄亦未嘗不以是相期勉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裏昭明如咸池之浴日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廣庭大衆之中輯柔寡愆似矣果能嚴於屋漏無愧於鬼神否乎愛人若周或涉於泛憂世若亟或病於迂或恣情徇欲認以爲同好惡或黨同伐異謬以爲公是非有德於人而不能忘是爲施勞受人之德而不知報是爲悖義務計算爲經綸則純白不守任逆億爲覺照則圓明受傷甚至包藏禍心欺天罔人之念潛萌而間作但畏

惜名義偶未之發耳凡此皆行業所招鬼神之由鑒也

平生心熱牽於多情少避形迹致來多口之憎自信以爲天下非之而不顧若無所動於中自今思之君子獨立不懼與小人之無忌憚所爭只毫髮間察諸一念其機甚微凡橫逆拂亂之來莫非自反以求增益之地未可槩以人言爲盡非也

素性好遊轍迹幾半天下凡名山洞府幽怪奇勝之區世之人有終身羨慕思一至而不可得者予皆得遍探熟遊童冠追從笑歌偃仰悠然舞雩之興樂而



忘返是雖志於得朋不在山水之間不可不謂之清福自今思之所享過分豈亦造物之所忌乎固不敢以胷中丘壑自多也憶昔承乏武選時六科給事中戚賢等因九廟火災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以區區爲賢推其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君德不宜散置郎署所指不肖皆據權位有勢力之徒時宰方作惡講學乘機票旨斥爲僞學小人旋加禁錮稽之往鑒若非聖世所宜有然在區區則爲深中隱慝亦不敢以程朱往事叨冒自委也名爲聖解實則未了凡心名實未副其誰與我所自

信者此生尚友之志與人同善之念孜孜切切若根於性不容自巳海內同志亦多以是信而原之愛而歸之或見推爲入室宗盟將終身以性命相許庶足以慰心耳

夫彌災之術有三或強而拒之或委而安之或玩而忘之然而其歸遠矣學貴着根根苟不淨營於中而健於外是強制也其能久而安乎上士以義安命其次以命安義動忍增益以精義也若以爲無所逃而安之豈修身立命之學乎吾人以七尺之軀寓形天地間大都以百年爲期中間得喪好醜變若輪雲特



須時耳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能帶得去皆身外物也倏聚倏散了無定形消息盈虛時乃天道自達人觀之此身爲幻影日改歲遷弱而壯強而老形骸榮瘁且不能常保况倏然身外之物役役然常欲據而有之亦見其惑矣世固有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俛仰千古有足以自恃者不此之務徒區區於聚散無定之形以爲欣感亦見其惑之甚矣予爲此言未敢以爲能忘亦習忘之道也

因此勘得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爲虛妄等生死爲電泡自成自住自壞

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殉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感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亦在於此有識者當自得之

不肖年逾七十百念已灰潛伏旣久精神耗洩無復有補於世而耿耿苦心惕然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晚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微口



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得二三法  
器真能以性命相許者相與證明領受行此一脈如  
綫之傳孔氏重朋來之樂程門與孤立之嗟天壤悠  
悠誰當負荷非夫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吾誰與望  
乎夫經以明道傳以釋經千聖傳心之典也粵自哲  
人萎而微言絕六經四書之文扼於秦火鑿於漢儒  
之訓詁淆於後儒之億測附會道日晦而學日荒蓋  
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首倡良知之旨闡明道  
要一洗支離之習以會歸於一十聖學脈賴以復續  
夫良知者經之樞道之則經既明則無藉於傳道既

明則無待於經昔人謂六經皆我註脚非空言也不  
肖晨夕叅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叩請印證面  
相指授忻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謦欬尚存稽諸  
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  
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閉關却掃偕志  
友數輩相與辨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奧義編摩纂  
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  
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所幸良知在人千  
古一日憫予惓惓苦心將有油然而應翕然而相成  
者豈徒終於泯泯而已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嘗聞之堯舜而上善無盡孔子從心以  
後學無盡武公老耄尚不忘箴警古人進道無窮之  
楷式天之所以警懼於我正洗腸滌胃陰陽剝復之  
機殆將終始尚友之志同善之心而玉之成也苟訟  
不由中復藉以爲文過之囿是重見惡於鬼神也豈  
忍也哉漫書以示兒輩庶家庭相勉於學以益予之  
愆亦消災致福之一助也

自訟問答

予旣以火災自訟或問於予曰孔子云吾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者難辭也今觀長語是古人未見而

今見之也古人之所難而今反易也何居予曰否不  
然夫所謂過者無心而致之者也過而自訟不動於  
意天然之勇也有心則謂之故故斯惡矣書曰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原心之法也聖賢之學不貴於無過  
而貴於能改過過而憚改斯謂之惡震無咎者善補  
過也震者自訟之謂過則可以善補而復若夫有心  
之故則必革而去之而後可以復於善故曰復剛反  
也革去故也譬之寶鼎之寶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  
之則爲否必顛以出其否復還空體而後可以無咎  
此革與復之義也孔子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門



之學惟務求仁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備於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也而未嘗有彼我之分較計之私故可以免於惡而過則不能無也仁者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見之更也仰之而日月未嘗有所傷以其無心也今之人昧於自反不能以無心應物認故爲過陷於惡而不自知其自恕亦甚矣顏子得屢空之學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惟務自反未嘗得罪於人而人自犯之故曰犯而不校此顏子大勇也若先得罪於人以以橫逆加於我乃其施報之常所謂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焉得謂之犯有孟之自反而後可以語顏之不校學之序也孔子所謂未見其殆喪予之歎曾子追思之情乎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爲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軸列祖神厨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

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予

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

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滋益恭發祥於孔子子

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

三命存亡爲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慢君之心於



此重一分便是微寵之心此可爲知者道也士夫告  
身冀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爲衣食之  
資者所貴果安在哉神厨被燬誠爲不幸古有造室  
新主之禮宗祠苟完奠主妥靈亦以這不孝之罪也  
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灰散固爲可惜  
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嗇養况別有用心處非復  
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  
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  
叅得透放得下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耳先  
師墨寶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

殊因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不  
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  
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何惜其他若  
徒以爲墨妙襲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哉  
或曰先朝僞學之禁遭此者爲伊川晦菴主此者爲  
章惇韓侂胄善惡較然不待辨而知也嘉靖初年時  
宰忌陽明夫子之功并毀其學嗾給事中章僑等論  
列指爲僞學出榜行禁中年時宰作惡講學乘機復  
有此舉師友淵源共罹學禁人以爲異此等名號豈  
聖世所宜有章韓何人甘心效之可謂不自愛矣元



祐之禁表章於慶曆之朝乃者言官建白頌其功并辨其學賴聖明賜允世襲封爵且議從祀千載一時正在今日子不惟不以爲幸反若有所深懲者豈人情乎予曰道之行止學之顯晦幸與不幸自有天數此主持世教之責非吾人所敢與知竊念人之爲道非僞則真非小人則君子間不容髮吾人欲求爲真君子必有不愧屋漏之功而後能及此今固欲學而未之能也 明旨所諭深中隱慝所謂揚於王庭正吾黨震懼修省之時誠不敢以往事自解也

或曰子以災變之來由行業所招似矣何至自訟以爲欺天罔人無乃過爲貶損抑將以此示教云爾也予曰不然禍莫大於包藏惡莫重於欺罔明白顯露可得而指者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而指者謂之陰惡陽惡根淺而禍輕陰惡根深而禍重欲與造化爭巧尤鬼神之所忌也惡有陰陽善亦有陰陽爲善於人所見者陽德也爲善於人所不見者陰德也根之深淺福之輕重各以類應不可誣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吉凶禍福存乎一念之順逆無不自己求之者夫天道至察不可欺徒自欺耳人心至神不可罔徒自罔耳非自欺則爲自慊非自罔則爲



自誠善惡之機間不容髮世人不知自反昧昧焉肆  
爲欺罔辭福取禍而不自覺反以予言爲過情弗思  
耳矣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藏身之恕  
也古德云自己無縛方能解人之縛教人之法亦反  
求諸已而已非可以言說喻也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言爲  
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衰世人不  
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爲善者懼可爲  
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  
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士人謗先師以爲雖講道

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謗我乃  
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予雖日  
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况  
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生決無盜  
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  
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  
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  
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  
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毀譽爲是非故迹易疑交  
道日衰相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



此誠可爲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辱而不以爲無恥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子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裒益之道也予曰有是哉名爲實賓况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爲恥如恥之莫如務實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易大畜畜之厚謂之畜德以篤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猶有爲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矣

或曰山林行業異於市朝所享過分亦以爲罪何也予曰嗟嗟何言之易也山林市朝窮達異名古之人達則爲卿爲相得君行道澤加於民窮則爲師爲友修身以見於世由所遇之時不同禍福非所論也前云山林清福特世法論耳若論<sub>世出</sub>法山林之罪過於市朝積閒成懶積懶成病積病成衰始於因循終於墮落吾見亦多矣不肖固折肱於此者也若論世法



朝市之罪更過於山林詩云惟君子使媚於天子媚於庶人若非爲上爲下坐享榮貴洪福受盡會有銷歇之時只如先朝時宰得君二十餘年不可謂不專且久苟存心於上下相業可以立致父子濟惡招權納賂銷殘士氣浚竭民脂四海受其荼毒生前享盡榮華死無葬身之地譬之覆錦於窞方其蹈錦之時已履禍階但世人行險機熟只顧眼前懵然視之不自覺耳世間號爲豪傑卓然思以自立者身履亨途容辭修雅終歲熙然恃爲可久若非究明生死來去根因縱使文章蓋世才望超羣勲業格天緣數到來轉眼便成空萃身心性命了無干涉亦何益也

或曰箕疇以富壽康寧爲福果何謂也予曰富壽康寧其機在於攸好德舜有大德故祿位名壽可以必得被袵鼓琴若固有之一毫無所加飯糗終身亦一毫無所減以其能忘也譬之萬斛之舟百鈞不爲重一羽不爲輕其所受者大也吾人薄德寡緣一切富貴名壽未免得此失彼如昔人齒角之喻不能全享省得一分紛華生得一分福慧譬之小舟不能重載苟不量而受必有覆溺之患蓋未明於消息盈虛之道故也



或曰求法器所以傳道闡奧義所以傳經經傳道亦傳也此誠良工苦心其殆吾黨之思刪述之意乎予曰非敢然也白首窮年無復有用於世師門宗說幸有所聞會須服爲終身行業學莫善於得朋功莫切於好古求以輔吾之志徵吾之學庶幾無負於初心云爾良知者本心之靈至虛而寂周乎倫物之感應虛以適變寂以通故其動以天人力不得而與千聖相傳之秘藏也世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憑虛滯寂不足以盡天下之變未免泥於典要涉於思爲循守助發以爲學而變動感通之旨遂亡漸漬

積習已非一朝夕之故今日致知之學未嘗遺典要廢思爲但出之有本作用不同不膠於迹天則自見是真典要不起於意天機自動是真思爲古今學術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求友者舍此更無法器可得談經者舍此更無奧義可窺但世人聽得良知慣熟反生忽易不以爲恒言則以爲異學轉輾支離將真金作頑鐵用爲可惜耳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



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爲尊師閣以予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北面之禮屬予羣集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謂遠矣又念羣處泛聚未免玩愒無歸擇其中質粹志真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定爲盟約而吾兒應吉與焉出處顯晦遠邇聚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不渝復屬予一言以輔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



精微潔淨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攙入迺是日用本領  
功夫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融化明道見獵之喜十  
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既定爲終身之盟務須略  
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  
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身於無過之地  
方爲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  
歸依爲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爲幸弟子未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  
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  
者一切煎銷凡習迺其助道資糧本靈之心原未嘗

有所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  
朋友者爲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  
於伊川卽父子兄弟爲師友家庭唯諾尤一毫躲閃  
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遠尚得相應志苟不同堯  
舜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友於與中選擇同心  
共紹宗傳此學深爲有賴復得吾吉兒與盟欲以繼  
吾之志尤吾之大幸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據見在  
所推擇然非以此爲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曾  
不與將來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  
八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即係敗



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共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爲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共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爲左券

盟心會約

予覽盟心會約數條見諸友此生任道苦心樂虛受銳交儆懲小就且切切於原流授受可謂知所重矣未致嚴入會之條尤見謀始苦心慎選嘉種不使狼莠廁於其間正以保終也必如此而後此會爲不虛舉必如此而後此學爲有足徵不肖謬爲盟主聊存

餽羊以表諸友信心豈敢傲然自是不取啓助之益閣中跪起數語欲予嚴立師道滅緣惜神具見同心至愛古云師嚴然後道尊所謂嚴者反已慎終警戒恂慄以身爲教用致敬學非徒容色莊嚴之謂也不肖性頗夷略朋類易親過於任率漸流和混誠則有之此亦氣質未化之病古云心之精神爲聖不肖年幾七十精神向衰誠宜愛惜保聚乃爲愛人心切或致牽情過於潑撒而不自覺者自今以後一切應感務爲簡約終身打併幹辦一路無復紛於外交所謂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不敢不自勉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三  
冊付應吉兒收受

陽明夫子倡道東南傳千聖學脈予聞教悟入超然  
遐覽自謂可以立躋聖地悠悠歲月四五十年來徒  
抱空志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誠爲辜負此翁今老矣  
海內同志聞風興起無慮千數百人真心爲道者亦  
未多得與中建立天心精舍羣聚來學據所見在得  
同心者八人而吾兒與盟其間予喜而不寐者連日  
吾兒生時有奇兆從幼有遠志向因舉業相纏尚不  
免有等待心今旣專志向道不爲妨奪區區科第特  
其餘事予此生更復何望然此非一時意與所能承

當氣魄所能支撐知解所能湊泊須辦個决烈綿密  
久遠之志日求精詣時時從真性流行念念弗忘以  
紹承千聖一脈之傳毋若予過時而悔方爲幹蠱之  
子豈特爲一家之瑞天下後世尚將有賴也汝兄斌  
兒資頗穎才亦能辦但不免爲世習漸染意向起倒  
性情頗欠和平無翻然出世之志從違進退只在一  
念轉移之間若得機緣相觸自懲自悟兄弟同心一  
變至道孰得而禦之此尤吾之所望未知吾家福緣  
更何如吉兒旣信此學晨夕相觀當有薰蒸之助明  
道伊川亦是人做莫將好勾當讓與前人予得爲程



大中尤有光耳勉之勉之

冊付光宅收受後語

與中任道之志甚銳親師樂友力肩千古終身可信其無他於此學亦煞有見但尚有欲速之心頓悟之想此件事不是賭性氣做的既立定千古之志循序安分綿綿密密耐心做將去譬如登高大槩望見些子會須從卑處起脚步步耐心行將去絕不可作高山想腳頭到來自有超然絕頂俯視之期見當自別欲速則反不達急於求悟則反成迷此是有志者通病與中振起一方是諸友樣子相觀相養共進此道

不患不到泰山頂上也

冊付炯德收受後語

粵自哲人云菱儀刑日疎與緒山子洎鄉中諸同志深慮師門寡助並軀衆挽岌岌平什而復興綿延以至今日僅存一線所望後輩朋與續承墜緒何異渴之求飲晚得友於華升質性溫怡志求向往鑽研修證不爲無見但未離見解尚滯言詮氣微失之於弱未得全體透露今既與此心盟擔荷不小果信得良知過時只從此并力深造以究大業勉勉緝緝各充其量志當日強見當日遠大業當日遠更無別路可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三五  
尋討也

冊付丁賓收受後語

禮原資性敦茂少年發科卽有志於古道不肯以俗套自埋沒及聞良知之說志益自勵求所以爲學之方予曰致知之外無學矣良知者是非之心其機存乎一念發一念而安卽是是發一念而不安卽是非安則必爲之舉世非之有所不顧不安則必去之得盡便宜有所不爲方爲實致其良知方爲自慊方能出得俗套禮原信之不疑時時請事以求日新之益可謂勇矣惟久處天心共證遠業方不負初志耳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自幼有志於學與儀卿相友善及聞致良知之說恍然若失歉然若以爲未竟也遜志以求日若有省以此心未得所養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練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旦虛明之氣也操心卽是致之之功操則存者隨時隨處練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之的以入爲存出爲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試以語諸儀卿固交修之助也

冊付夢秀收受後語

繼實自幼從父瑞泉從予遊見其志趣冲雅頗授記之已而出入紛囂淳朴漸散雖此志未變墮於因循者若干年今年春仲赴會天真遂相攜歷天心涉雲間與諸友聚處相觀法深懲向來悠悠之病惕然自奮與諸友結爲天心盟約有終身擔負之志可謂不忘家學矣繼實天資沈泥微少疎爽特達總是致知工夫未得圓融然亦只得安分做漸修漸證勿求速悟久久自有透脫時在譬之掘井及泉原非外也

冊付雲鳳尚袞收受後語

予觀天心同盟八人紀壽元補及吾兒應吉皆新發心行者因與中許可予不欲阻故與其進吾兒向道之志頗切尚少堅凝勉之可望也紀壽根脚未清氣尚浮動元補躉雖激發尚涉意興皆未可以保終其責全在與中爲之護持時相勉惕使氣日沈意日懇行持日密同志信之益有所興起方不負此一番承當萬一少有差跌人將指爲兒戲阻截向善之根深可懼也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着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說以諭之夫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啣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罔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

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設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攜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到得精神平滿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予一生料理學而未能濱行叮囑之言念念不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忘於懷南還時更須有以復我只此是學只此是孝  
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北行訓語付應吉兒

汝此行應試途中朝夕起居須慎動弗妄作勞讀書  
作文之暇時習靜坐洗滌心源使天機常活有超然  
之興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此是日履課程讀書  
時口誦其言心釋其義得其精華而遺其麤穢反身  
體究默默與聖賢之言相符如先得我心之同然不  
爲言詮所滯方爲善讀書作文時直寫胸中所得務  
去陳言不爲浮辭異說自然有張本有照應有開闔

變化成章而達不以一毫得失介於其中方是善作  
文此便是見在感應實事便是格物致知實學便是  
誠意實用力處讀書如飲食入胃不能遊液輸貫積  
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  
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綺語於此知所用  
心卽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第一以攝養精神爲  
主胸中常若灑然不掛一塵戒欲速欲速則不達業  
次反無頭緒進場十日前切忌看書拈弄文藝反將  
精神潑撒時時安閒靜默以無心應緣息思慮寡嗜  
慾則神自清薄滋味禁躁妄則氣自和優游含育如



不欲戰北海之珠得於象罔只此是學積深而發自  
裕心明而藝自精臨文沛然一瀉千里所謂行乎其  
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乃分內勾當也此予已  
試之方切宜勉之世人多以酒肉厭飫爲養縱情昏  
睡爲樂汨神亂氣反傷其活潑之機非徒無益害有  
甚焉且心不可以二用若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  
在文字是三用矣倉皇應酬寧有佳思此世人之通  
病也切宜戒之人事不可不盡得失遲速有數存焉  
象山所謂務正學以言豈必皆天命之所遺主司之  
所棄安以待之不須將迎意必徒放心耳此爲吾兒  
舉業開此方便法門若大丈夫立遠志崇大業此身  
自有安身立命所在眼前區區得失非所論也

遺言付應斌應吉兒

我平生得箇恕字受用持已待人兩無妨礙恕便是  
保命符人心不平責人常過反已常不及便是不恕  
自聖學不明人人失其本心世之所謂道誼者未免  
從功利起根道誼裝綴枝葉耳雖在豪傑非超然自  
信本心未有能脫其窠臼者莫親於父子莫密於兄  
弟父子兄弟之間不從一念獨知處覺照名爲道誼  
只了得功利作用此足千百年種來根子前所謂恕



之一字便是我一生受用工夫兒輩若信得及不但做人雖作聖工夫亦始於此應斌性頗警直應吉性頗和敏皆未能脫功利窠臼若善用之可免惡道師門致良知三字人孰不聞惟我信得及致良知工夫徹首徹尾更無假借更無包藏掩護本諸身根於心也徵諸庶民不待安排也真是千聖相傳秘藏舍此皆曲學小說矣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吾體貼出來吾於良知亦然此知常惺不昧反觀內照自有許多未盡善處無暇責辦他人所謂強恕而行終身無礙之道也我平生詩文語錄應吉可與張

二舅蔡前山整理中間有重複者有叙寒溫無關世教者俱宜減省或量爲改易務使精簡可傳毋尚繁侈所有天真祠宇產業是先師眷念棲神之所我一生精神經營在此今皆廢毀思之傷心已再三叮嚀趙麟陽世丈俟蕭允隅軍門到任借重一言必有興復之意且瑞樓亦將回家可與商確懇促其成弗失機會應禎早世無嗣長婦寡居應斌又未生子應吉可將長子繼晃過房爲應禎後以嫡繼嫡情理俱順向已議及尚未舉行可卽告廟行事庶寡婦有依幽靈有主我心方自慰也我身與太虛同體自去自來



原無牽掛勿以我穀食能進望我久住去來如旦暮  
呼吸之間便成別境但應斌宦遊遠方不及相見彼  
此亦未能忘情耳兒輩得出身仕途我非不喜然非  
我深願更須將學問理會發箇必爲聖賢之志以父  
子兄弟爲師友立定脚根檢飭收攝勿爲種種世情  
緇染汨沒坦然平懷謙恭和順勿作掩藏計較利已  
妨人伎倆方是一生受用處卽便是善繼善述之孝  
也吾所言特其梗槩百凡言不能盡在兒輩心體之  
而已老翁龍谿書付應斌應吉兒作座右銘

若贊

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于于而若拙識混  
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卽其見若  
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充其量若將俯視萬物  
而不異尋常壺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方皋神相若  
或眩於驪黃

黃松軒像贊

君之貌頎而長君之德晦而章君之壽祺而康耄年  
服寵爲國之光生於商山老於商山殆與黃綺而頎  
頎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雜著

陸五臺贈言

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良知者不學不慮存體應用周萬物而不過其則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人心之體全無不善動於意始有不善一切世情見解嗜慾皆從意生人之根器不



同工夫難易亦因以異從先天立根則動無不善見  
解嗜慾自無所容而致知之功易從後天立根則不  
免有世情之雜生滅牽擾未易消融而致知之功難  
勢使然也顏子不遠復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便是先  
天之學其餘頻失頻復失則吝復則無咎便是後天  
之學難易之機不可以不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舉  
世寥寥高者蔽於見解卑者溺於嗜慾反覆相尋蓋  
千百年於茲矣自陽明先師倡發良知之旨以覺天  
下千載不傳之秘始有所續寢幽寢昌寢微寢著信  
而覺者殆遍海內亦可以見人心之同然機之不容

自己者矣五臺子天性剛毅家學淵源當事以來銳  
意擔荷以千古豪傑爲己任譬之神駒騰空莫可羈  
束邇者羣璫見忌得遂遵養動忍增益以培大順之  
基知有所待也不肖趨會天心連床合併方以狃於  
所勝爲戒將益精所詣從事於先天之學世情見解  
一無所汨於其中嗜慾非所與論也奮毅邁往之氣  
日抵於和平見己之過而不見人之過見分所當盡  
而不責人以所不能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非耶不  
肖恃通家之雅不欲自外於知己漫書數語用致鞭  
影之助云爾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旣久蓄極而通茲受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

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叅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



命譬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斂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予於趙子此生以性命相期同心之言不以頌而以規贈處之義也

陳體時贈言

予方臥病龍山陳子體時以念菴子折簡爲贄訪予山溪草堂念菴述體時於憂患中有所悔悟蘄有以振之予因與之遊處浹旬知其從遊東廓南野諸公之門最久聞諸公之言最熟其於問學之大旨殆亦了然不爲無所見及詢其受患之由乃或出於動氣

泥於求勝之過且或徇於名義以毀譽爲是非往復較計在我有以致之而未可盡以歸咎於人也君子之學貴於自反乃能有得非寧神專志直心以動者不足以語此密觀體時之所行持其神尚有所未斂其志尚有所未一應感酬問之間尚涉依倣卜度未能盎然以出之是不可以不深省也夫神未斂則氣易以動志未一則勝心易以乘卜度依倣則名義之間適足以爲真性之障而徒欲以區區虛見襲之譬之杯水以救車薪之火吾見其難也已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困衡徵發然後能作且喻所謂生於憂患者



是矣體時試反而求之所增益者何物所作而喻者何道疇昔之所行持未能斂未能一未能盎然以出者何事其於諸公之言不徒領其大旨而務求入其精微斯所見方實所悔悟方切省諸一念之獨知真是真非方有炯然不能遁其情矣予不肖不足以振子而千里就正之情與念菴子請命之意則不可以更姑爲言之若是念菴與予行將有遠遊之期體時果能操舟以從更將有以証予且致予之交修也

南譙別言

相違二三年茲來南譙得與諸君相會聚觀諸君意

味堆堆未有所發二三年間作何勾當向來承領話頭作何行持僕誠不肖無足爲諸君倡然諸君亦未肯自愛覲體相違兩成辜負心竊憐之間與諸君商及舊學見諸君憤然內愧惕然若復有所興起又知諸君之有意於不肖也卽此興起正是善端之萌會須乘此端緒速與下手弗令間斷古人之學全在緝熙始能底於光明若復堆堆度日後來光景無多聚散益未可期却恐竟成辜負耳吾人本來真性久被世情嗜慾封閉埋沒不得出頭譬如金之在鑛質性混雜同於頑石不從烈火中急烹猛煉令其銷鎔超



脫斷未有出鑛時也吾人學問不離見在諸君既業  
舉子只此舉業便是對境火坑種種得喪利害世情  
盡向此中潛伏倚傍本來真性反被凌轢晦蝕古人  
云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富貴而悅此正諸  
君臨爐交戰時也夫舉業讀書是與千古聖賢上下  
議論以求印證觸發原是樂事乃被世情攙和牽纏  
奪志勞神翻成苦業非是舉業辜負人人自辜負舉  
業良可慨也此等處猶爲粗迹縱令脫去舊習專心  
在冊子上理會只此讀書一事爲義尤精不可以不  
辨也吾人讀書譬如喫飯須令滋味消化遊液灌溉

方能益人若徒務貪多食而不化久久積滯翻成食  
痞豈惟有乖攝養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僕以不  
肖之身每勞四方同志動念茲來同南玄丈相與及  
旬晨夕觀摩自謂受益不淺間有質言丈亦不以爲  
非且自悔尚涉意氣未能徹底綿密方圖永事以收  
乘榆之功其所望於諸君相與求助之意亦復不淺  
夫真金只在頑石中然指頑石爲真金何啻千里真  
性離欲始發光明真金離鑛始見精采諸君於此果  
能信得及便須乘此悔愧之萌及時修省緝熙弗懈  
使真性時時發用流行不復爲世情之所蔽蝕方爲



戰勝者肥耳然而學病虛言喻惟從好則不肖之與諸君煞宜努力異時再見無復堆堆庶不竟成辜負也

水西別言

今日會中諸友先須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各安分限從見在脚跟下默默理會循序而進弗崇虛見蕩滌凡心消融習態一毫不與蓋覆包藏諸儒淺深弗與稱量二氏同異弗與辨別論議未合更須遜志虚心互相取益毋得動氣求勝一念靈明時時著察教學相長實修實證弗求速悟水到渠成自有逢源時在

求悟之心反成迷也臨別諸友請留一言為去後之警聊述連日相證諸說列為數條凡我同盟弗以子之去留為聚散時時叅對用為緝熙之助亦銘盤之義也

人之有志譬如樹之有根一切栽培灌溉無非有事於根吾人一切考古證今親師取友慎思明辨無非成就得此志即栽培之意也故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為學之序不循分限希慕高遠徒長虛見何益於學昔有人眾中論學謂學須希天



一七人從傍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恥有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此卽虛見之爲祟也

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不與蕩滌掃除包裹藏匿如將污濁留於淨器中後雖投以甘露亦變成惡水蓋源頭不清到底無超脫時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未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

庸慎獨無動靜諸說學問毫釐煞有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示人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在初學尤須深戒

二氏之學雖與吾儒有毫釐之辨精詣密證植根甚深豈容輕議凡有質問予多不答且須理會吾儒正經一路到得徹悟時毫釐處自可默識非言思所得而辨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凡朋友講學時有同異不妨自反默默虛懷相証庶爲取益若有一毫執見不肯相下甚至動氣求勝縱見得是已失爲學之本矣切須戒之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竅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

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諸友勉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千古經綸之術雖至位天地育萬物所以感應之機不出於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本諸性情中和而其要在於慎獨知者良知也良知者通徹天地發育萬物立此謂之大本行此謂之達道致良知卽是致中和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非兩



事也若不務理會性情纔在氣魄才智上承當湊泊能心勝見紛然而起總使崇飾事功錡耀一世到底只是漢唐以後作用與聖人經綸手段何啻蜚瑜燕石不可不察也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聖人孟子以爲不同道其所願學迺在孔子何也孔子異於逸民自謂無可無不可然則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此千古聖學毫釐之辨吾人誦法孔孟將焉取衷哉爲學須得機要方能時動而不滯若不求悟入漫然欲從見解承接過去所謂有可有不可者固泥於思爲典要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亦未免流於猖狂傲睨非

所以立大中而循天則也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歎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旣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



音義卷之三十一 卷之十一  
十  
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予之  
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過也吾人  
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  
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  
每予過水西遠近同志趨會者無慮數百人其於慎  
獨中和之旨與夫道術人品識見學力之同異每每  
及之雖未能盡有必爲聖人之志要之皆可與共事  
者宛溪子鄉之白眉同志素所歸向出處離合時有  
不同終當有稅駕之日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所謂不  
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子歸會同志試以此參之

若顏子之所悟曾子孟子之所學得箇入處道術自  
正人品自高識見自大千聖經綸事業可迎刃而解  
也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順  
之裹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求所以請益因與探  
禹穴躋龍山沿迴鑑湖之曲覓梅隱之故墟尋蘭墅  
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默默若超  
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  
爲未至方自視歆然也復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



三三五  
卷之十一  
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啓予者夫不住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猖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况於行乎而又况於道乎順之天性狃毅恥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

貶損引慝歆然以未得聞道爲憂是豈直不住於行其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卽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强也夫非以形求則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强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且不可而况於住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炙蒸淫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免矯採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爲



而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向在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爲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興而歆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

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言贈沈思畏

思畏從予遊十七年所其於慎獨研幾等說聞之已



熟雖合離順逆之迹靡常每詢諸相與之友知思畏未嘗一日不在於學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也前年以御史清戎入閩予贈以傳習錄思畏於戎事之暇開養正書院檄八閩之彥數百人羣而教之刻傳習諸錄以示之的漚漚乎多所興起又知思畏之能教也夫教學相長成已成物原非兩事興教作人無非達吾一體之實學誨人倦時卽是學有厭處世人視此爲迂闊事不知所以爲學故不知所以爲教卽其學亦孤幾日以昧獨日以肆而務不可成思畏所學所教能不易乎世可以爲難矣今茲轉官湖南行有

日矣適予赴會宛陵與之寢處十餘日見思畏之學益有所進思畏自謂於慎獨研幾之旨聞說雖熟而直下承當尚有所未能予進之以極深之說使之自悟思畏自謂平時此幾未嘗不明纔遇感觸未免爲氣所動往往過而後覺雖覺亦未能卽化未知所以悟也復以求證於予予謂千古惟在歸一極深云者卽其幾而深之非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也吾人感物易於動氣只是幾淺幾微故幽微者深之謂也惟其幾深故沈而先物自不爲其所動而其要存乎一念獨知之地若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卽爲世



儒靜而後動之學。而離矣。顏子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以其早覺也。纔動卽覺。纔覺卽化。故曰顏氏其庶幾乎思畏。果能直下承當。不作知解。抹過從心悟入。從身發揮。其於成天下之務。何有九江兵憲陳子黃守商子予同志也。思畏與之同事。知其必相成無疑也。予與念菴荆川宿有武當之約。儻過蘄黃。當聞弦歌之聲。以觀作人之功。而益以驗予之所學。子行矣。

魯江草堂別言

魯江兄自嘉靖丙戌聞學。已來深信良知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法。時時只從人情事變上理會。三十年來未嘗轉念。遇有意欲未化。只在一念上照察。煅煉銷融。以求復此靈明之體。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見解上借入頭。可謂卓然獨立。不懼者矣。余自丙戌都門與兄相別。始得留都一晤。至今十七八年。復得聚首於賓山草堂。回思燕山讌笑周旋時。宛如昨夢。是時相與聚處者十餘人。所注念而相信者。惟余與洛村二人。兄每提單刀直入話頭。見示勇擔力荷。現於眉目。余與洛村之言頗直。遂斬截無委曲相宜乎。兄之相信而無逆也。茲與兄三宿聚處。益見兄所學之邃。所信之篤。蓋從人情事變磨



煉日久所悟益深較之曩時張眉豎目景象更覺平實獨惟不肖悠悠墮廢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辜負相知爲可愧耳兄復謂余曰先輩謂此學須如龍養珠不作二念吾人見在優游快樂無有牽挂於此似打合不來又謂余幼年忘機快活光景今雖極力理會終落塗轍豈生熟老少有二學乎余以此益信兄之所學之進也夫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亦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斂翕聚以求超脫只此便是養珠之法吾儒與二氏所學不同千里毫釐其辨在此吾人欲求快樂而不免於塗轍之累

不能如幼時之脫灑者以機心尚在不能盡忘也嬰兒應物曾有知識否曾有計算否此可以默識矣夫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蓋良知卽道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夫養深則化自顯機忘則樂自生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便是工夫良知之外更無致



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於此銷融得盡不作方便愈煅煉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雖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此千聖之絕學不肖與兄所當終身保任者也

胡栗里別言

洪都栗里胡子篤信師門良知之旨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宗一毫不爲玄見異論所汨頃訪予金波園中臨別復以至誠經綸之說請正經綸者良知之變化立本者原其良知之體知化則良知與天地同流變

化之自然也良知卽天原無限量纔爲私欲障礙便失了天之本體良知卽淵原無窮盡纔爲私欲壅塞便失了淵之本體吾人之學只時時致良知不爲私欲所蔽則光明自顯本體自復便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爲無所倚之實學可謂超悟矣雖然古人之言皆爲未悟者設悟則忘言矣若執此爲究竟纔說勝私寡欲便以爲落階級卽非古人立法之意矣故曰上乘兼修中下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方始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謂徹上徹下之道乃翁南湖君子之老友也二十年前率栗里及兄似山二子



來謁以北面之禮相加予不敢當自今思之殊覺辜負子歸持此與父兄證之共成家學亦錫類之情也

趙望雲別言

麻城趙子望雲素有志於學萬曆甲戌冬攜其子伯茲走數千里訪予山中盤桓閱歲虚心求益意甚款款望雲常夢見陽明先師自述平生願學之志且述昔人問象山如何是異端象山告以且理會同的一端先師躡之乃以手指其臍下笑曰縣中要沒一張紙是時夢中若有所悟他日復夢見先師告以學問之道示以有無相生之機兩度神交亦奇已哉望雲

嘗辨良知與聞見之知良知如燈之明聞見如燈光之照光非從外而襲也此便是理會同的脈路其指縣中要沒一張紙以爲禪家公案非也此是真實不誑語猶云不犯於有司勉以無過犯之意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終身無過犯便是終身坦蕩好男子一點靈光照徹萬古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其云有無相生未發非無已發非有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亦爲善悟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千聖入道之靈樞良知原是未發之中原是發而中節之和無先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良知之前求未發卽是沈



空之學良知之外求已發卽是依識之學世之學者  
謂良知只說得已發是未悟良知者也先師所謂良  
知是萬死一生中體究出來多少積累在若謂良知  
無工夫是未悟致知者也良知是先天致良知是後  
天奉天時之指訣世人看得良知太易又謂良知不  
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聞見以助發之是疑目之不  
足以盡天下之色耳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聲必假青  
黃清濁以爲之準聰明之用反爲所蔽其不至於聾  
瞶者幾希此同異毫釐之辨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  
望雲與諸友會宿山房臨別望雲乞予一言以示規

勉予謂望雲於此不爲無見但微少含蓄張眉舞手  
玩弄光景尚有未得謂得意思在因諸友扣請爲發  
龍潛蒙養之義未知望雲能深體否觀面相呈弗作  
夢語可也歸以此言質諸楚侗少魯柳塘伯仲諸君  
子夢耶醒耶同耶異耶有進我者不惜傳諭固交修  
之願也

曾舜徵別言

楚衡友人舜徵曾子鳳洲君楚棘闈所取名士也北  
還訪予臥龍山房扣所聞心性之學因出鳳洲君所  
書震旦潮音卷求印證予得展而讀之君聰明絕世



博學多聞讀書垂五車著述餘千萬言與弟麟洲君以文學冠於時髦世稱爲七才子君之志蓋有所屬不欲專以文學名也君藝苑卮言古今辭人皆有評騭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何不爲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君愧不能答弘正間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陽明先師結爲詩社更相倡和風動一時鍊意繪辭寢登述作之壇幾入其髓旣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弊於無益之空談何異隋珠彈雀其昧於輕重亦甚矣縱欲立言爲不朽之業等而上之更當有自立處大

丈夫出世一番豈應泯泯若是而已乎社中人相與借之陽明子業幾有成中道而棄去可謂志之無恒也先師聞而笑曰諸君自以爲有志矣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當與共事圖爲第一等德業譬諸日月終古常見而景象常新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傷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善易者不論易詩到無言始爲詩之至君之詩曰平生所讀盡千卷著述亦餘千萬言臨期一字用不着咨嗟咄喑空茫然是殆有意



於友人之規君之所愧卽先師之所悔可謂能辨其志矣又云舉眼便非干已事到頭須認自家身疇能赤手金鰲頂空盡乾坤大六塵此尤良工苦心也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謂之詩象三昧此可以徵學君果有得於此不從精魂播弄於學思過半矣舜徵叩君讀何書何所結撰君以所證悟語之快然以爲會心至訣夫舜徵於君其初本以文業相知及其有會於心相知遂爲道誼是雖君之善教有以啓之亦舜徵之善學有以承之其志可謂相應矣君於文已忘工拙拙日甚而文益工復以此訣授舜徵所期更遠深

山之寶得於無心區區一第特有道者之餘事固不可以得失爲輕重也麟洲君以爲大道原無聖賢火宅蓮花轉眼便是相期之意同於長君皆真諦也可謂不負遠來之情矣

### 遺徐紫崖語略

紫崖子從予遊二十年思穆而遠才雅而肆有志於學而亦有方外養生之好世味淡如也往年以祿養乞就歛之學博時予赴會新安乃偕同志百數十人浹旬相從周旋於紫陽白嶽之間商訂舊學以證新功意敦如也紫崖因叩聖學與養生家同異之旨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予曰聖人之學務在理會性情性者心之生理情則其所乘以生之機命之屬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性情之則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立本以達其幾中和所由以出焉者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中和一道也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孔門謂之寂此聖學之宗也養生者宗老氏老氏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自今觀之觀妙卽所謂微所謂寂微卽所謂人心感通之機性命之說也微而顯寂而感無而有言若人殊要皆未有出於性情之外者也自聖

學不明世之學養生者始流於異術不復知有未發之求甚至講張謬誕以戕其生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是非養生者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紫崖子修息有年茲復入中書省其交於上下日廣所謂遊於方之內者非耶世味易親道意易疎予懼志之或有所分也因國用訪之便漫書以致交修紫崖果能不畫初志得其所謂微與寂之旨以自反於性情之間則雖日遊於方之內聖學將有賴而異術不足以惑之矣

萬履菴漫語



吾丈天性敦懿少世情機械之心與人交出於由衷  
令人自不忍忘但微窺日履終覺愛身之意多看  
朋友聚散亦如萍梗舍身出頭擔荷世界終若有所  
未盡不肖冒暑出遊豈徒發興了當人事亦頗見得  
一體痛痒相關欲人人共證此事八十衰儂前頭光  
景已逼於世間有何放不下但愛人一念根於所性  
不容自己予亦不知其何心也思慮未起不與已起  
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覷破便是修行無力非退  
藏密機不肖於此頗見有用力處亦見有得力處日  
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

起時時覷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  
入於心所以終日交承雖冗而不覺勞終日論說雖  
費而不覺擾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迹雖混於世塵心  
若超於太古知吾丈信我之至聊露其端倪中間機  
竅尚有欲面質處但去住匆匆執事未曾詢及區區  
亦無從說及此吾人老年隨身受用勾當不可須臾  
離者若此念未得徹底穩貼雖終日靜攝自愛未免  
影響含糊須借外境消遣非拈弄筆墨則理會言冊  
非昏倦則遊散只是挨排過時光欲求凝然灑然針  
針見血不可得也因丈同心之愛發此狂言聊致贈



處之益念之念之

別曾見臺漫語摘略

見臺曾子質粹思澄服膺家庭之訓自幼有志聖學  
傑然以千古經綸爲己任深信陽明先師良知之旨  
虛明寂感爲千聖直截深源以爲舍此更無從入之  
路質粹則專思澄則精家學則服習久精專且久而  
又知所從入其進於道也孰禦起家進士歷吏曹陟  
奉常己巳夏請假南還先期折簡寓先師嗣子龍陽  
約會武林予辱尊翁苒臺先生素愛又聞頗邃於學  
情不容已乃冒暑西渡趨會辰夕聚處聯床證悟凡

平生所得與其所疑而欲言者盡以相質念其意懇  
氣肅通家執禮甚謙非徒貌飾爾也余亦忘其謏菲  
盡以相證交修之益相觀之善庶幾兩得之見臺屬  
意師門無不用情乃者襲封之議事屬驗封與有力  
焉謂會城未有專祠請於當塗有道諸君議爲卜建  
用副 聖朝褒錫之意慰往來同志瞻禮之懷尤爲  
同心義舉臨行授簡徵言爲別聊述請證一二漫書  
貽之固蘭臭耿耿之懷也

見臺舉念菴子收攝保聚之說以爲孩提愛敬乃一  
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爲全體孩提之



知譬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譬諸廣大之天收  
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卽廣大之天容  
隙所見則以爲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爲廣大是見有  
所牴非天有大小也齊王穀棘堂下之牛特一念之  
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此豈有所積累而  
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故曰大  
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惟在不失  
之而已非能有加毫末也但以爲近來講學之弊看  
得良知大淺說得致良知工夫太易良知萬古不息  
吾特順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爲未

悟良知本體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爲難  
者果何謂耶予嘗爲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  
言乎其功也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  
易無以入聖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脈也

見臺問良知虛寂之義予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  
知是知非原只無是無非卽虛寂之謂也卽明而  
虛存焉虛而明也卽感而寂存焉寂而感也卽知是  
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卽體卽用無知而無不知合  
內外之道也若曰本於虛寂而後有知是知非本體  
之流行終成二見二則息矣



見臺問寤寐予謂寤以形接寐而神交寤寐者凝啓之兆造化闔闢之機也凝如水冰之凝啓如蟄蟲之啓時至消息自然人力不得而與故闔爲入機形疲之寐非自然也闔爲出機神馳之寤非自然也知寤寐之道則晝夜通而生死一矣知晝夜知生死者良知也良知卽神良知卽易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稿矣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罔之間而已

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爲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爲明陰爲濁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卽良知之用嗜欲莫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吾黨致知之學疎而未密禱而未純未能光顯於世  
雖是悟得良知未徹亦是格物工夫未有歸着未免  
入於支離物者意之用感之倪也知者意之體寂之  
照也意則其有無之間寂感所乘之機也自一日論  
之動靜閒忙食息視聽歌咏揖遜無非是物自一生  
論之出處逆順語默進退無非是物是從無聲無臭  
凝聚應感之實事合內外之道也而其機惟在察諸  
一念之微察之也者良知也格物正所以爲致也此  
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爲庸德庸言  
一切應感惟在察諸一念之微一毫不從外面幫補  
湊泊其用功不得不密其存主不得不純可謂至博  
而至約也已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見臺吾黨之  
烏獲也從心悟入從身發明使此學廓然光顯於世  
吾非見臺之望而誰望哉

留別霓川漫語

予與尊君石雲子數十年同心之交此時霓川尚在  
髫幼所知者交往之迹相與微言密義未之或知也  
霓川離席曰啓原生晚未有所聞願舉似涯略庶知  
所承耳予唯唯尊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每舉相似  
若無逆於心然多從知解悉領性情尚覺浮散未有



所得一日舉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相證且孔氏云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所不違者何事所謂是者何物必有所指可自思得之君憬然若有省始從事靜坐精神漸覺斂翕久之恍然悟曰學貴自得諸已方謂之信向來特依通解悟耳君卽以白沙之學師門同異之旨扣予予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蓋緣世人精神潑撒向外馳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今日致知宗旨不論

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坐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此正法眼藏也君從此相信益深行之益篤凡居家酬應居官履歷無一時不在於學無一事不以學爲証雖未忘言而不滯於詮雖未忘境而不泥於靜雖未盎然油然全體超脫然而所失者鮮矣時霓川雖髫年然漸露頭角勤學好修孳孳求益日有



所進今已見其有成矣霓川攜嗣子自邠入試予見其文奇之可與進者人以爲過許已而果得舉旋得第今復見其有成矣予與霓川父子三世通家情之相感志之相應彼此同體休戚相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茲霓川從官中回囂然有不復出山之意予亦從史之使益精舊學霓川歸家年餘尚未入城與士友相接若以爲簡靜予竊以爲未然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道義由師友發之虛懷遜志期於得朋共明此學乃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徒閉門息交養成雅重之體作自了漢而已况山林之

過甚於市朝積閒成懶積懶成衰因而墮落者吾見亦多矣不可以不懼也自邠在館中才質雖美亦須使之知學身處順境讀中秘書饗上方饌無煩慮外擾謂之儲養相才自古聖賢天將降以大任皆勞苦困抑中得來故曰生於憂患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若止優游吟弄無動心忍性之益謂之養亦會賺悞得人有志者須懷懼心發深省仰承天之所以玉成之意非苟然而已也霓川謂士夫居鄉多營營積聚一身所饗有限若爲子孫計務於積財賢愚皆有害尤非貽謀之善此誠有見之言足以警世造物忌多



取在寬川尤須實體諸身積而能散爲鄉邦作好樣子非徒托諸空言而已也若以道眼觀之凡身外之物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能帶得去皆須全體勘破惟有圓明一竅是生身受命之元縱欲就蓋世功名建格天事業未有不本於圓明一竅而能有成者此便是隨身受用資糧前所謂悟皆取證於此此是斷世緣嗜欲之利刃超生死苦海之法航寬川欲紹承家學佑啓後人從事述作不可不保護愛惜以終大業區區八十餘年老翁晨夕兢兢亦不敢以毫而棄也一體相成不嫌直致幸相與終勉之

漫語贈韓天叙分教安成

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於江右而尤盛於吉之安成蓋因東廓諸君子以身爲教人之信從者衆剏復古書院以待來學每會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叅次其間上下論辨有交修之益焉昔年予赴會所適值東廓示疾予往候問數千里之交半日證果遂成永訣同心感應若有神焉世傳以爲奇事今吾契以司訓之官往與諸友相處得朋之慶不可不自愛官以學爲職卽以講學爲盡職舉業其第二也學之不講孔子



以爲憂君子進德修業貴於及時天之所以命我德性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循此謂之率性體此謂之修道不覩不聞者德性之體所謂良知也獨知無有不良戒慎恐懼而謹其獨所以致之也東廓會中常以所得次第示人云自聞教以來始而戒懼於事爲未免修飾支持用力勞而收功寡已而戒懼於念慮未免滅東生西得失者半已而戒懼於心體始覺有用力處亦始覺有得力處蓋事爲者念慮之應迹心則念慮之本也本立則念慮自立而事爲自當此端本澄源之功聖學之則所謂以身爲教者也吾契與諸

友聚處舍此亦無可相講者矣今之學校以舉業爲重朋友中嘗有講學妨廢舉業之疑是大不然夫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故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於道則心明氣清而藝亦進志於藝則心濁氣昏而道亡藝亦不進此可以觀學矣追憶往年東廓時常赴會講學少子穎泉自垂髫時未嘗不相隨侍講謹長幼之節供灑掃之役覘其動靜儼如成人不屑屑於章句而大旨大端默若有所契悟偶命題操筆不爲俗套所泥時出新意能發難顯之辭而亦不乖於度兄弟子姪相繼發科第者數輩是第一等萬選青錢業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舉者之榜樣諸友反而求之當信予言之非妄也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跡雖疎此志未嘗不相應也  
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爲  
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證頗盡交修之  
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  
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  
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  
來風浪漸息尚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  
總要受用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

改頭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  
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  
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  
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  
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  
入些子方圓之跡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  
尚隔幾重公案其可對神明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  
密符天度也吾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寅既已知得去  
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主張太過正帖泰時不肯認  
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致勉之



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  
權若生平謙抑由衷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  
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  
應盎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爲已任漸成絃歌之化偶  
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未紀從  
行進士王汝中卽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  
夢而仙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倏  
成衰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愴悔追

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兩字是是  
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昏蔽之極一念自反  
卽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  
忽如人不見眼睫毫以其太近也然中間尚有機竅  
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  
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若  
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因使君好  
學述此以助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東廓達師門手書

此吾友東廓丈判廣德時所達先師手筆也丈建復



初書院以貞教事書中所云諸友實用力者正覺難  
得只是未有天下萬世之志不免爲一身一時利害  
所搖奪此其做策之言所當共勉而戒焉者也粵自  
哲人旣萎儀形日踈吾黨諸友各以性之所近爲學  
雖於師門大旨不敢有違未免倡爲己見以爲發師  
門之所未發聽者眩然未能會歸於一是則吾黨之  
過也惟丈終始篤於尊信服膺良知之肯如護命根  
不愧於屋漏不離於須臾不忍加一卮言以亂其宗  
世有沿習卽物窮理之說者丈以片言折之萬物皆  
備於我求理於身未聞求於物也反身而誠聖人之

格物也強恕而行學者之格物也其言約而盡矣茲  
者中淮使君來主州事修葺原祠發明復初之義章  
教育才有光前烈予過桐川相欵浹旬與諸生申究  
復初宗說以助成絃歌之化使君出此卷示予數十  
年幽明之跡宛在目前因書數言以貽之亦保終之  
意也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  
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  
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



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子復以差事過武林  
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攜歸欲  
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  
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  
已大仍持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  
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  
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  
同心之言也因謾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思默云自陽明夫子提出良知宗說良知不由學慮  
而得物理不外吾心而求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致良

知之學未免依傍影像在氣魄上起因緣事物上生  
湊泊畢竟所見者小直須從明明德於天下理會下  
來充周溥博一體生生之機自不容已此是千聖以  
來相傳大盤局隨人下手用力方有着落方不入小  
家相予謂良知原是徹天徹地通貫萬物之靈機明  
明德於天下只是完復得他本來體段非可以氣魄  
承當得來學佛者須先發弘誓願佛法無邊誓願學  
衆生無邊誓願度不落聲聞權乘小法欲明明德於  
天下便是吾人最初發心誓願至合德處只了當得  
這箇願心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是志道熟處昔人謂寧學聖人而未至恥以一善而成名此便是孔氏家傳

思默云孟子提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機竅發明良知之旨最爲親切自是無中生有不着些子安排不從良知上生解不從親長上起念體玩他無不知氣象何等直截真所謂火燃泉達不由學慮而得也予謂愛親敬長乃是真機迸透出來火燃泉達更無些子商量擬議直至保四海亦只是真機充達到盡處更無些子補湊也

思默云同志中有疑愛親敬長卽是已發知愛知敬以前須有個寂然不動之體方是未發之中時時感應念念歸寂方是觀未發以前氣象此意何如予謂良知是聖門斬關立命話頭老師只與揭出示人乃是聖學之的所謂未發之中也良知無不知而無知神感神應卽此是寂若此知之前別有未發便是守寂沈空此知之外別有已發便是緣情逐境皆是落兩邊見解非中道也

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卽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



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卽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卽爲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人并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

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卽爲轉念方是起了洪範思曰睿睿作聖思曰睿者正是良知明白簡易之思入聖之脈路纔有轉念便覺煩難紛擾便不是睿便不能作聖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

思默云堯夫之學闔闢造化得其環中振古之英雄也明道乃云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其與聖學不同處何所指也予謂堯夫與聖人之學所入便已不



同聖人之學無盡堯夫便覺有盡聖學主於見性以無欲爲靜性無盡故學亦無盡堯舜雖至曆數倦勤之時猶以人心道心危微爲戒精一之功兢兢業業未曾止息堯夫自從靜境入悟五十求友於天以爲無滓可去卽此便是有盡處堯夫數學精凡事皆有成算一切付之自然與聖人裁成參贊挽回世界之心較緩些子聖人之心肫肫懇懇與世界常相關時痛痒切身一體故也悟得一體而後可以議堯夫之學

思默自謂處至親骨肉間要好之心過切未免着了

這分意思責望太過反覺有滯礙處以此知天性本淡方是本色應用予謂淡是性體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着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便是有所便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方能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

思默云與朋友相處須得其幾而入彼此方有受益不然祇成扞格耳予謂幾是虛處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得其虛也幾未動而與之言謂之強聒是以有厚入無間也不獨朋友處父子君臣之間皆然

思默自叙初年讀書用心專苦凡經書文史句字研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求展卷意味便淺自謂未足了此始學爲靜坐混混  
默默不着寂不守中不數息一味收攝此心所苦者  
此念紛飛變幻奔突降伏不下轉轉打疊久之忽覺  
此心推移不動兩三日內如癡一般念忽停息若有  
一物胷中隱隱呈露漸發光明自喜此處可是白沙  
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此處作得主定便是把握虛空  
覺得光明在內虛空在外以內合外似有區宇四面  
虛空都是含育這些子一般古所謂以至德凝至道  
似有印證但時常覺有一點吸精沈滯爲礙兀兀守  
此絕懶與朋友相接人皆以爲疎亢驕簡近來悟得

這箇意思些子光明須普散在世界上方是明明德  
於天下方是大盤局始信得一體生生與萬物原是  
貫徹流通無有間隔故數時來終日喜與朋友聚會  
相觀相取出頭擔當更無躲閃畏忌人情亦樂與相  
親但時常應感未免靈氣與欲念一混出來較之孩  
提直截虛明景象打合不過竊意古人寡欲工夫正  
在此用時時戒慎恐懼防於未萌制於將萌時時攝  
念以歸於虛念菴師所謂管虛不管念亦此意也但  
念與虛未免作對法未能全體光明超脫以此印正  
兼求請益予謂此是思默靜中一路功課覺念停息



時是初息得世緣煩惱如此用力始可以觀未發氣  
象此便是橛柄初在手處以內合外攝念歸虛居常  
一點沈滯猶是識陰區宇未曾斷得無明種子昔人  
謂之生死本一切欲念從此發若忘得能所二見自  
無前識卽內卽外卽念卽虛當體平鋪一點沈滯化  
爲光明普照方爲大超脫耳見羅氣魄大隨處務爲  
建立擔荷世界翕萃善類振刷鼓蕩燁然成風思默  
用心專每事務要其成研慮深沈不徹不已二君皆  
江右之良吾道法器也見羅之學似得其大但果於  
自信未能以虛受人不免尚從氣魄益過思默之學

似得其精但收攝體會終涉自愛舍身爲衆猶若有  
芥蒂處二子同心知無彼此顯證默悟交相取益廣  
大精微共臻遠業師門之幸也

克齋楓潭二翁以身任道家學淵源有自不肖素辱  
心知期於大道亦有年矣試以予言質之當更有以  
進我緣此得終所請交修之望也

書顧海陽卷

甲子暮春予赴寧國近溪羅侯之會遇海陽顧子於  
宛陵談及黃山天都溫泉之勝欣然命駕由水西抵  
太邑遍觀絃歌之化信宿合併意廓如也顧子質粹



前集卷之十六  
氣和有志於學與之語傾耳注目神與偕來可謂虛  
受之咸矣臨別授冊索一言以輔成此志爰述相與  
問答之語數條錄以就正流俗易溺至道難聞古有  
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焉顧子志既有在當不以予  
言爲迂也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  
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  
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者寂感之  
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  
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  
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  
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  
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  
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  
三又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  
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卽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  
子卽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  
已此古人爲學之端緒也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



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  
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  
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覲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  
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覲看他從何而學  
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  
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  
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繆  
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  
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諛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

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自  
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  
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跡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  
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  
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  
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跡可拘無  
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  
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曾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  
始是入聖真血脈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



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  
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  
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  
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空明老  
主斂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  
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  
尚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  
斂聚未嘗不允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

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  
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  
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  
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己不能究  
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  
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  
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  
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  
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  
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



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脈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脈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并其學脈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翁靜中養出端倪自是白沙入路亦便是他受用處與聖門動靜合一宗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堯夫明道作堯夫誌云究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此是千古斷案默識當自知之亦非可以言說知解而得也中閣忠信

好修素有志於學連日面證未盡合併之懷臨別出念菴子所書卷索予一言用致交修漫爲書之他日更相期與君對晤終所請益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予過水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爲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真脈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還



虛爲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元天  
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子警謂自今只從  
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  
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  
隻船更無剩欠乾爲心心屬神所謂性也坤爲身身  
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爲鼎器心中一點真陰之精身  
中一點真陽之氣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謂之火  
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藥真息謂之性根命蒂一  
切藥材老嫩火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  
密符天度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

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謬戾皆屬後天渣  
滓名爲養生實則戕生之因不足學也

書翟思道卷

古人之學只是變化氣質然氣質極難變須得本原  
方不落支持矯飾譬之點鐵成金須有丹頭始能變  
化古人嘗令學者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是求丹頭  
訣竅然此氣象非可以意氣強索力求得來須是戒  
慎恐懼從獨知處默默照察見得平時許多勝心浮  
氣是已攻人於人倫感應上許多不盡分處默默銷  
化弗令些子惡根留藏方是慎獨工夫所謂戒謹恐



懼而中和出焉方是求丹頭真正脈路氣質方有變化處平時許多不好處都是意氣作用正是學問之障乃欲從此討入路譬之却步而求及前人愈求愈遠祇見其難也已思道頗知用工欲求變化氣質而未得本原未免從意氣上尋窠臼故走筆書此遺之此病同志中亦多有之可出此共相勉惕亦交修之望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記

凝道堂記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鼎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



極一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  
畜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  
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啓  
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睛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  
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  
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宛然無思無爲不出其位  
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  
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爲主本忠  
信者凝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

輕浮失之者多矣艮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  
道之密機皆所謂凝也成湯之昧爽顧諟文王之小  
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  
基庖羲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  
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  
九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鼎之時義大矣哉

###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翟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  
同志周潭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尚友堂北  
求記於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



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

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叙皇極之疇皇極卽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卽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  
而主靜卽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  
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義  
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於靜衆  
人失之於動而以時屬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  
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  
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於世寂然不動者良  
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  
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  
中之有有中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  
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  
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  
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  
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  
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  
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  
無學矣思乎欲繼往聖之絕學以成尚友之志亦取  
諸此而已矣書太極亭記以勉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元宰存齋公爲可軒隱君命名而題之者也隱君仲子崇德久從予遊乞言以紀其事予惟孟氏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之謂孝敬長之謂友是乃根於所性良知良能不待學慮而得達之則爲仁義之道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也世教衰人不知學未免動於意欲失其本心之良至有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害仁傷義而不顧者是豈其性之使然哉以予觀於隱君有足以啓予者君自幼性樸而敏七歲侍親燕會卽知坐

立跪起之儀服習庭訓無誑言情容事親就養無方父有怒色每以溫言解之待弟和而有禮不以貨財田宅較計失權父置田若干畝君以奩資亦置田若干及分產父盡以公田分屬二弟親友以爲不平君聞之曰我有餘而兩弟不足今若此裒益之道正所以爲平也人以爲難君自奉儉約饗殮多蔬食鮮御裘帛喜行方便事居常事歌詠陶鑄性靈因以諭俗人有過默諭之使改不欲以訐爲直有鬻販者隨其所計之值不忍裁減其慈厚類如此愛親者不敢慢於人君之謂也君幼習舉子業頗有文譽以父命從



事省中非其志也父歿哀毀踰禮每遇忌辰痛傷不自勝歲以爲常及赴部謁選獨母在囑書長子曰我遠遊定省疎曠汝善事祖母一夕夢母病篤忽驚仆尋以病卒於旅邸輿襯而歸古云終身慕父母君庶幾暗合者歟夫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達乎仁義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使一鄉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鄉一邑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邑推而達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雖以之平天下可也君殆所謂日用而威能者非耶予耄矣戒不爲應酬文喜崇德志於孝友能世其家故

爲紀之

重修白鹿書院記

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經世之事有緩有急有似緩而急者有似急而緩者興革注錯存乎人之識見識有遠近見有大小而導民之路難易毫釐之辨亦決於此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說者謂德禮出治之本刑政輔治之具二者不可偏廢此孔門經世之略也民免而無耻者苟免刑罰畏之而已未嘗有所耻也有耻且格者興起其羞惡之心以不善爲耻無所畏而自至於善也政刑之治



能禁於法之所及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及使民惴  
惴焉趨避以詭乎其上其事似急而實緩德禮之治  
入之也深防之也豫使民油油然遷於善而不自知  
其事似緩而實急此難易之辨也識見之遠大者始  
能審夫緩急之幾乘夫難易之勢而知所以從事識  
近而見小者不能也聖學亡王迹熄世之君子罔知  
化本苟於一切之治上焉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  
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淫虐縱恣繁刑以逞使民無所  
措其手足又將何賴焉導民之術誠不可以不慎也  
白鹿書院之名其來舊矣晦菴守南康思有以興化

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爲振作崇廟貌表  
形勝立科條膳廩餼以待來學之人而其風始盛於  
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  
其興革注錯則存乎其人可逆數而知也少叅益川  
馮君分守九江懋學飭法廉已愛民尤切切以教化  
爲已任覩洞規之廢弛廟貌圯而廩餼薄來學者無  
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土及主洞者以  
其餘力捐廩斥羨鳩工飭材舉以次第先師之廟煥  
然改觀而齋廡庖舍稍以完繕復礮石表刻象山講  
義以示爲學之則廸士以倡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



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眩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會回舟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聚講信宿歷覽諸形勝論知公之有功於茲洞也洞主陳司訓汝簡及諸生張文瑞萬鎰輩相率徵予一言以紀其盛將以繼今而傳後予惟晦菴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因學者事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爲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旨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爲盛君之所以作興如此其至諸生無以仰承猶屑屑然不出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教之使然哉夫象山君子小人之辨嚴

矣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謂耻也耻之於人大矣知耻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耻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獨不可哀乎因諸生之請爲留續講置於洞中大意在不失本心之良以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望諸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曾有聞之而泣下者乎耻也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耻則爲良民士知耻則爲良士在上者知耻則爲良臣良相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所當深用以爲耻者豈徒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以此轉聞於君而表章



之求其所以爲士者務成君子之名以無忝於興化  
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  
光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  
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  
揣其本類以二氏爲異端亦未爲通論也春秋之時  
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爲  
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  
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爲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

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空空卽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  
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  
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  
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  
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  
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  
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  
初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



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爲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是卽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爲二氏之所嗤亦見其不知量也已陸子與中作三教堂乞言於予以證所學爲之記以歸之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天下郡國各有名宦祠祀諸宦其土者所以崇有德風有位不忘報功之典也越故有名宦祠祀漢任延劉寵以下歷晉唐宋至於

皇明凡四十七人其所任職或守或丞或以遷徙量移至不皆長民務而所崇祀故則或以政蹟標著或以德業風采顯揚當世而宦車所停風槩徵焉不純以沾沾惠利也舊祠在郡治之南郡守傅侯寵以歲時走祠下祠故囂隘弗稱祀典謝君應典以進士來署郡學事相與協謀貞教議遷諸學宮之左因先哲



以佐風猷祠既成謝君致侯意徵言于予以表之予  
謂侯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夫學術與事功相表裏君  
子之學所以經世學術既正趨向必端事功必顯其  
視於民必親此探本之論也祭法不云法施於民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或以身殉  
國或以道匡時於法皆所當祀成周時風教四訖而  
於越介在蠻夷方將蔑為鯨鯢文身乞命以句踐之  
賢挾文種范蠡之佐稍得自耀於休明漢興任劉諸  
君相繼柄事祓除其心而軌之則闐闐詩書翳誰力  
也迄唐而宋士大夫多所建立名卿碩輔往往迴翔

其間汴徙而南列在三輔中為股肱郡仁旌道轍日  
隆鼓鑄而人文之盛迄與鄒魯同風由斯而觀其為  
法施于民孰大於是名宦之設非所以崇有德乎牲  
醴既備裸獻攸行負民社之寄者登降其間將曰某  
之親民若此而俎豆之者奉戴疊疊歷千載而不衰  
吾非若人之儔乎思齊之念當有油然不可遏者觀  
圖報者之甚勤則所以膏澤之者愈厚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非所以風有位乎雖然越自開  
郡以來其所置吏何啻千百而今所崇祀僅僅若此  
豈循良茂異之選誠間世而出者歟經綸之業其出



音  
有本事功不由於學術雖其所建立烱耀一時譬之  
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枯涸可以立待自漢以來千五  
六百年間其所趨向淑慝未有能遜其情者夫以諸  
君重於天下者越也以越重於天下者諸君也侯忠  
信馭下有循良聲其留意是祠旣知所本而學以成  
之大業未可量也蓋大旨有見哉法得特書

太平縣修建五事記

太邑春宇張侯舊有鄉約講會予蒞會所發明親民  
之旨旣述其槩而紀之矣士民約長諸役念侯及民  
之政其大且切者五事曰修縣治興學校築城垣建

義倉及講鄉約慮其無所稽也乞予一言勒珉以垂  
不朽予惟守令爲親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親親民也  
者親之也一體之義也侯謂予曰民好好之民惡惡  
之好惡同於民後爲民父母可謂知所務矣夫治  
堂出政之所教化所由始故先之以修邑宇政莫先  
於教化故次之以興學校城池所以育民而保治也  
故次之以築城垣民資於養衣食足而後禮義可興  
故次之以建社倉若夫約會所以萃士民昭法紀開  
明是非之本心以示吾好惡之公於風化尤有所被  
故以講鄉約終始其事輔成絃歌之化非徒粉飾之



具而已也夫邑宇葺則體貌尊學校興則士心附城垣築則外侮不生社倉建則歲歉有助鄉約舉則羣情協而德惠流身親其勞後人坐享其成非愛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次第興舉達其一體之實政能若是乎世方以興作爲諱嫌於叢謗侯果於自信確然任而行之不搖於羣議尤可以爲難也粵自親民之學不明而王澤竭居官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縱恣淫虐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莫知向方其於父母斯民之職何所賴也侯旣明於親民之義其於政教刑罰緩急之施當知所

以自擇矣夫親民以達明德一體之用出之有本而其機在於一念之微是爲藏身之恕非可以僞襲而強爲也侯也能進乎是則幾於道矣爲書五事紀以貽之

重修惠民橋碑記

雲間澤國也四望皆水道而民之病涉者特甚於他郡以故橋梁之建恒倍之郡西南三十里有市曰朱涇東西相望僅隔里許而衆水滌洄闐闐空湧稱勝地焉就中諸梁之閔鉅者右偏曰萬安左偏曰惠民皆文襄周公所建也萬安修于隆慶五年郡侯李公



出帑金三百餘募衆三年而成少師存齋徐公碑記  
可攷然右者有濟而左者傾圯民猶病涉也里生程  
子三畏等思協羣力更新之值水患民貧不果歲兩  
易而橋之勢益危民苦涉益甚則鄭生之良又爲稱  
貸置架以存濟渡萬曆己卯冬邑侯東魯楊公來蒞  
茲土衆生遂偕鄉老爲之建白侯下帖募民經始其  
事居民鳩工聚材翕然向風如子趨父起於六月之  
辛未迄于十月之乙亥不五越月而事竣凡用工直  
若干而斯橋煥然一新水陸俱便使文襄之政得續  
於今日者皆侯之功也先是侯初下車詢知東南之

民困於賦役苦於勾攝水潦頻仍吏牘滋僞惻然軫  
念一以平易臨之其豪右之梗化者時繩之以法皆  
懾息不敢肆恩威並用亦去稂莠以育禾稼之義也  
是其政在惠民益不特區區一濟涉之功而已予赴  
雲間之會得奉教於侯語及先師簿書期會無非實  
學之意侯惕然若有契於中者其志遠矣昔萬安橋  
賴存翁碑記以傳區區因鄭生請輒爲之記

太平杜氏義田記

宣歙舊有講會歲嘉靖乙卯春予將赴水西道出九  
龍杜子質偕其族黨同志若干人來與會遂迎予入



九龍問學焉惟時精誠翕合遠邇聞風至者幾二百餘人杜氏父老以九龍地隘復邀予入杜氏祠以終講業臨別周視祠傍有池議須填築於風氣爲宜嘆曰今日之會盛矣我思先王以井地養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况宗族乎今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明夫固賴斯會也會必有費聚人曰財又孰爲善始而永終哉莫若置義田田以義名是則可以風也遂將今日父老所遺贖金付族之賢且才者一人司以風之僉曰先生之

義大矣豈敢負乎未幾遂斂金得四百有奇置田八十餘畝以爲義田卽築祠傍池爲義倉屬族長杜望主歲斂焉每歲暮主祭者領積穀備品儀以供祭祀春秋合同姓爲族會亦必取儲穀以充費又生童族會畢必校課藝以示進德之助時有膳勤有賞凡鰥寡孤獨與賢而貧者歲給米一石或歲歉又出餘積平直以濟之於是鄉人聞而慕效各置義倉斂散悉如杜氏之規數十里之內翕然仁讓之風可謂盛矣越萬曆丁丑予復過太邑訪故友周順之之廬杜子復率子弟謁予請記其事予惟興事倡始屢省乃成



一家者一鄉之倡也一邑者國與天下之倡也使人皆知向學皆知尚義雖推之天下猶可而况良知在人萬古一日有不待強而後能者哉昔文正公身都將相置田膳族出所贏也杜子貧儒慕古而行之不尤難乎遂記以勉之俾杜之子孫世義田者必世其慕古之志云

###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正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

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一者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默表之是爲深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曰子何以其名爲哉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



和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  
有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  
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忤則  
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  
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邃  
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  
其義不當分析以乖其實究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  
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  
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善  
而協於一爲反諸已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

德支離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  
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  
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爲  
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  
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  
深磨極煉收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爲所動是爲  
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釐不  
同亦在於此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  
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  
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卽道良知



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  
 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  
 或借禪家活計而不知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  
 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  
 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卽此知  
 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  
 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  
 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  
 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  
 意有欲皆爲有物皆屬二見皆爲良知之障於此消

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斂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  
 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  
 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  
 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  
 子曰維摩所說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權以統萬  
 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  
 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  
 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  
 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  
 魔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



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於芻蕘况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謂予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亢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即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為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

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銓譬之門外之寶非已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



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悟摩礱煅鍊左  
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  
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  
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  
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  
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  
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赤水玄  
珠索於象罔深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  
者可以自悟矣

學易說

予方翫易洗心亭上張子叔學訪予以學易之道予  
曰子名益顧名而思之學易之道遷善改過而已矣  
人心本善奚事於見善而始遷本無過奚事於有過  
而始改斯固易道之原也聖遠學絕人失其心而習  
氣乘之始不免於有過遷善云者復其本善之心不  
使習氣得以間之非善自外入從而遷之也改過云  
者復其不善之動復則無過矣善與過相因而生非  
相並而出也自古善學易者莫如顏子復之初九曰  
不遠復蓋復之於初則習氣易消而過不貳故能無



祇於悔而元吉也悔者有所懲而復也故趨於吉吝者有所係而憚也故嚮於凶雖均之未能慎之於微而吉凶之趨向則相去遠矣夫復之於初不至悔者上也有所懲而悔者次也吝而不知所以悔者下也善學者當知所辨矣吾子素以尚友爲志將奚學哉隨其性之所近而勉其智之所及資之分也不泥於習氣而務有以勝之學之能也果上智之資耶則請事于顏子之學究其原握其機慎於一念之初使習氣自消而善自復元吉之道也其次則不免於悔矣從事於寡過習氣以漸而消中人之資也在審之而

已若夫安於習氣不思所以自改民斯下矣固非予之所志亦非予之所望於子之心也且夫易有反對始能相禪而成益以遷善改過損以懲忿窒慾斯二者易之大端也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其義深矣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能至所謂不息於誠者其卽本善而無過之謂乎所謂損之益之而後能至者其卽消除習心以復於善之謂乎不凌節而躡不畫地而止循其分而學焉以俟於有得而道可幾也更當以日損日益之義與乾乾之蘊共子密商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藏密軒說

密爲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爲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爲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狃於聞見涉於聲

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神無知之知是爲真知罔覺之修是爲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體知



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卽是道若欲從之是猶  
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并著其說

虛谷說

老氏曰致虛又曰谷神谷亦虛也天地間惟萬物萬  
物成象於天地之間而無一物能爲之礙者虛故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藐然以一身處乎其間與  
萬物相爲應感虛以動而出不窮自然之機也近取  
諸身目惟虛故萬色備焉耳惟虛故萬聲備焉心惟  
虛故萬象備焉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此孔門家  
法也而世之學者反以虛之說出於老氏諱而不敢

言其亦未之思耳夫人心本虛有不虛者欲累之也  
心之有欲如目之有塵耳之有楔也君子寡欲以致  
虛也如去塵拔楔而復其聰明之用也寡欲之功存  
乎復觀復則天地之心可見而萬物之芸芸者歸其  
根矣君子之學在於理會性情致虛所以立本也是  
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虛谷子之自命不嫌於老氏  
之說而不敢言其必有以取此也已果能觀於其復  
得其自然之幾炯然有見於未發之體則天地此位  
萬物此育而虛之爲用大矣故繹其說以歸之

直說示周子順之



吾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心直心之謂德無億度處無  
奏泊處無轉換處無污染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  
此盡此至此而已故曰人之生也直寂然不動者直  
之體坤之內直也感而遂通者直之用乾之動直也  
內外動靜一也故直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  
地此千聖之學脉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纔有億  
度便屬知解纔有奏泊便泥格套纔有轉換便屬念  
想纔有污染便涉情欲是皆所謂妄也纔入於妄應  
機處便不神便有歇手處故曰顏子歿而聖學亡唐  
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  
讀書爲窮理之要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  
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在故紙堆中談王說  
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機何由神性何由盡命何由  
至此古今學術真假之辨不徒毫釐而已也先師信  
手拈出良知兩字無思無爲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  
精一之宗傳也於此信得及悟得徹直上直下不起  
諸妄方不爲幸生耳吾黨勉乎哉

思學說

蕭子彥字思學求說於予予惟人生而不知學猶不  
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



學也者覺也人之覺性所謂明德也講學者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矣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正講學之實事日可見之行無非所以修德也遷善則德日崇改過則德日進一也後儒分四者爲日新之要則支而離矣夫覺與夢對世人溺於嗜慾役役於紛華聲利之場行盡如馳不知止歇何異夢晝只今惟求一覺纔覺則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謂之常惺惺法諸夢自除天所以生我之元命始不爲辜負耳予與思學此生以性命相期見在乃夢覺之關一洗世間夢障直超羲皇大覺之地

千古心期也思學勉乎哉

拙齋說

蕭子良榦以寧別號拙齋請說於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槩言之耳夫拙之爲義胎于混沌育於澹泊冲乎若虛魄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爲物朴不守則散而爲器斯四者皆人爲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



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蕭子以拙名齋書此以爲左券

漸菴說

或問漸之說予曰昉諸大易山上有木漸之象也其高有因則其進有序所以爲漸也天地之道寢四時之序寒而溫溫而熱所以鼓萬物之出機熱而涼涼而復寒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使陡寒陡熱不循其序

則萬物不得其所而化機或幾乎息矣萬物之法象五穀之種苗而秀秀而實不可以速化也流水之爲物盈科而進以至於海不可以速達也君子可以徵學矣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說者謂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後可與共學可與適道者率性而行知所往也可與立者循德而據知所守也可與權者德盛仁熟縱橫闔闢神變而無方不習而無不利也學之序也夫道有本源學有次第其種生生而後實可期也其源混混而後海可赴也良知本虛本寂不學不慮天植靈根天濬靈源萬事萬化皆從此出無待



於外也致知之功存乎一念之微虛以適變不爲典  
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以漸而進優游以俟其化非  
可以躡等而求決湍之流握苗而助之長也故曰君  
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舍卑近  
而慕高遠非學之序也或者又問昔賢有頓漸之說  
顏子之頓爲乾道仲弓之漸爲坤道於象何所當也  
子曰頓漸之別亦槩言之耳頓漸一機虛實之辨乾  
坤一道剛柔之節也理乘頓悟事屬漸修悟以啟修  
修以徵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要之頓亦由漸而  
入所謂上智兼修中下也真修之人乃有真悟用功

不密而遽云頓悟者皆墮情識非真修也孔子自叙  
十五而志學是卽所謂不踰矩之學猶造衡卽自權  
始矩者良知之天則也自志學馴至於從心只是志  
到熟處非有二也權不離經自始學以至用權只是  
經到化處非有二也孔子之學自理觀之謂之頓可  
也自事觀之謂之漸亦可也此終身經歷之次第學  
道之榜樣也李公以漸名菴其義蓋取諸此公天性  
冲毅沉篤外和而內介自幼有志於學深信師門良  
知之旨服行有年曩公爲滁陽同鄉因先師舊曾講  
學於此流風尚存以予爲有所授也乃謀諸五臺貳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卿介命頻屬期予蒞會相證舊學爲浹旬之處顯證  
默悟受益良多邇者窺公所見益邃所造益玄冲毅  
之操將日底於高明沉篤之資將日臻於光大信根  
益深孜孜敏求方將日新而未艾也茲以病乞養將  
西歸益精靜業某不佞辱公道誼之愛爰述漸庵說  
遺之用致贈處之益吾黨終身幹當惟此一事時有  
去來迹有離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公也勗之哉

敬求念堂說之天限也自初學以來  
莆侍御林君有志於聖學謂千古入聖之機存乎一  
念以念名堂蘄余一言用致觀摩之益爲之說曰人

惟一心心惟一念念者心之用也念有二義今心爲  
念是爲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爲念是爲將迎心  
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  
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爲見在之心則念  
爲見在之念知爲見在之知而物爲見在之物致知  
格物者克念之功也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正心者  
正此也修身者修此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  
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之謂大人  
之學聖之所以爲聖狂之所以爲狂存乎罔與克之  
間而已自堯舜以至於孔孟相傳之學脉也孟子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者念念致其良知也勿忘者勿忘此一念之謂也勿助者無所意必以無念爲念之謂也程伯子得孟氏之傳其曰無內外無將迎念之一也故曰必有事焉與魚躍鳶飛同一活潑潑地勿忘勿助之間又曰悟得時活潑潑地悟不得時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念堂君志於聖學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其所經綸建白本諸一念之微以直而動不以一毫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可以爲難矣而且篤志虛受不恃此爲自足將益究所學以窺鳶魚飛躍之機其進未可窮也君試反諸一

念其爲活潑潑地已乎其尚猶爲弄精魂已乎悟與否匪從外得自考而自信焉可也觀摩之益其在茲與

### 惺臺說

晏侯天性冲粹昭朗有志聖學以惺臺爲號蓋取常惺惺法之義夫惺惺法敬也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是爲寂寂動直是爲惺惺寂而不惺則淪於寂滅滅斯稿矣惺而不寂則流於用智用斯鑿矣弗稿弗鑿常寂常惺聖學之大全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卽所謂寂



知是知非卽所謂惺譬諸日月之明圓澄虛瑩廓然  
無翳者寂之體也輝光不冒洞然無礙者惺之用也  
虛以適變不徇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恒寂恒惺  
于聖學脉也明道云所欲不必沉溺纔有所向便是  
欲有所着便是妄而其機決於一念之微一念之寂  
涵於穆之體一念之惺顯不已之用所謂天命之性  
也故悖此謂之罔修此謂之克克與罔聖狂之所由  
分也侯此行遭疑與謗世若以爲有不豫然者侯處  
之怡然旣無所向亦無所着若有得於惺寂之益其  
所養可知矣夫冲粹寂之基也昭朗惺之倪也天性

所近殆庶幾兼之故爲之說用附於贈處之義非此  
志之相應無以發予之狂言

### 心泉說

泉以心名志學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  
行育德釋者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夫人之體本自  
清靜汨於欲始塞始汚果行育德所以防未萌而保  
自然也溥博淵泉以時出之行成而德全矣此混沌  
初開第一義聖功之所由生心泉之名其昉諸此乎  
予南遊吳中獲接林侯心泉於蘇臺之下見其貌溫  
而顏渥氣瀨而神澄言津津若有以起予而知侯之



有志於學也自此義不顯於世世之人浸趨於欲不知所以自養卑者動於聲利而高者動於功能間有覺其非而思反之者則復溺於聞見滯於格套激於意氣矯持於末流而忘其本原之所自是汨其清靜之體而窒其時出之用所趨雖殊其爲失養則一而已夫君子之學貴於自然無所澄而自不汨也無所導而自不窒也而其幾存乎一念之微侯既有志於學當不以第一義屬諸古人而所以致養之功自不容已匪汚匪塞循其幾之自然而盎然出之以求不失其本心將昭昭乎進於象也已

### 德瑀說

瑀玉之珮也古人比德於玉莫先於溫潤而栗人之氣質不溫則戾不潤則疎不栗則縱緩而無紀若是者皆玉之病也德瑀久侍尊翁過庭之訓所志已端尊翁以此命名所望不淺德瑀年尚幼如玉之在璞蘊畜方深其開發之機不可不慎學在變化氣質微觀德瑀所向漸有外好雖未至於疎戾縱緩比之純璞則亦有間矣須慎其開發之漸以保璞中之純有其德而無其病庶不負尊翁之訓與予期望之心耳予與尊翁爲通家之好其言不妨切直德瑀其顧名



而思之可也

變化說示士濬士美

學莫先於變化氣質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其變無方其化有漸一變一化者天地之道也有天地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日月日月者易之象也太虛者易之體也清通而無際者神也流布而有象者氣也凝聚而有形者質也神散而爲氣氣斂而爲質易也者神之變化氣質之所由以運者也故君子之學以體易爲要以窮神爲機良知者虛之靈神之竅也良知致則存變達化陰陽合德日月合明而自無

氣質偏勝之爲患矣沈子士濬鄭子士美有志於學久從予遊沈之氣質開爽鄭之氣質收斂開爽者或病於不能聚收斂者或病於不能達所謂不能無偏勝者也故以變化之說告之用輔成其志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二子勉乎哉

世光以昭說

羅生名世光冠而字曰以昭予友念庵羅君之子也壬戌仲冬予訪君於松原生晨夕待教醒然若有所省臨行授冊求說於予以發明冠字之義俾得祇承不忘固通家之情錫類之意也予曰有是哉嘗讀易



晉之繇曰康侯用錫馬繁庶晝日三接而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意以爲賜予雖顛恩寵雖茂非昭德以爲之本亦世之光而已君子不貴也我朝設科以明經取士惟狀元爲極選凡賜及第天子必臨軒設鹵簿臚傳假以儀衛錫以錦袍鏤帶京兆陳黃繖內帑出銀瓜以示寵異燁然繁華殆不啻錫命晝接之榮世之人皆慕之然自開科以來二百餘年爲狀元者不下六七十人或以文學或以氣節或以道德能爲世所稱者不下數人其他再傳之後響息影滅昔之嘆羨以爲繁華者皆已蕩爲太虛

逝爲流波多至舉其姓名不復知爲誰者而君之名在數十人之中如翹之在楚尤爲傑然自表於世顧不欲以文學氣節自居志於古人之學以道德爲歸其于繁華榮寵不惟不形於色亦已漠然不存於心矣君出遊每每晦名韜迹混於稠人之中不欲自異人之見者或以爲學究或以爲醫流君闇然自適也君嘗訪予會稽山中與人索君黃繖銀瓜君憮然而笑蓋不惟出遊時無此物雖居官時亦未嘗攜此物而輿人猶欲以常情目君宜乎君之自笑也以昭顧名而思則所以善繼述而光世德者端有在矣尚其



勉之

尚賢以德說

君子之學貴於尚友古人尚友者尚賢也人不知學未免溺於習氣雖稍知學而未能破除習氣亦不能成大業而副尚友之志故溺於一鄉者則不能以友一國溺於一國者則不能以友天下今天下溺矣非尚友其能以自拔乎然則尚友非可以虛意承當虛見奏泊若是者存乎德行誦詩讀書而考其世所以興行而輔德也以德從予遊十餘年於茲孳孳爲善行義孚於一鄉但未知平時所染之習氣能盡破除

否乎若於此有所未盡極其所底不免爲鄉黨之自好欲友天下且未得况尚友乎良知者破除習氣之利刃縱有竊發一照卽破若復以虛意見雜之又成辜負矣

時學元習說

學也者覺也覺與夢正相反靈根不昧之謂覺昏氣乘之始寐而爲夢故學也者善反之功也時習者時時習之廼常覺之謂非覺之外復有所謂習也亨通和暢之謂說夢中之境顛倒呻吟勞苦萬狀惟常覺則靈根時時不昧有以復其和暢之體而諸夢自除



非常覺之外復有所謂說也靈根在人徹內徹外徹  
晝徹夜徹古徹今隨境順逆而未嘗有所加損是故  
朋來而樂說之充也人不知而不愠樂之常也而學  
之一字盡之矣元習久從予遊新安之有會元習與  
其兄元道姪汝見三數子實倡之則如元習非徒一  
家之白眉固一郡之赤幟也吾人之學只爭覺與不  
覺耳纔覺則性情以和四體以暢萬物訢合天地將  
爲昭焉不覺則諸夢紛紜衆苦交集一人之身且不  
能保其無戾况天地萬物乎昔人以致知爲夢覺關  
致知者學之則也但恐復以虛見襲之甚至以世情

撓之使天植靈根未能徹底呈露而尚未免於昏氣  
之乘則雖自以爲覺猶未離夢也是在元習勗之而  
已

子榮惟仁說

孟氏有云仁則榮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榮  
者非祿位之謂天爵之中有餘榮焉求仁之學在於  
求放心故曰仁人心也求放心之要在於寡慾人心  
固有本無所放惟動於欲始放下者溺於嗜好攀援  
高者泥於見聞洛套高下雖殊其爲心有所向則一  
而已夫心有所向則爲欲無所向則爲存將有所向



覺之早而亟反之是爲寡欲之功存之之法惟能寡欲以復吾一體之仁則獨往獨來超然自得天地所不能困萬物所不能撓而常伸於天地萬物之上是之謂榮不然則屈於物欲纏於套數祇見其辱也已

同泰伯交說

吳子同泰字伯交易泰象之繇曰天地交泰交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萬化行神氣交而百骸理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否泰之機消息之道也夫人之所以爲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爲氣之主宰氣爲神之流行一也神爲性氣爲命良知者神

氣之與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安此者謂之聖修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不可以不慎也長卿諱同春字伯與與者與物同春也春爲一元之首萬物之所由生萬化之所由行惟元故亨亨春之道也長卿率伯交拜予於治堂之後怡然之氣盎然之容竦然之儀蓋道器也兄弟爲學謂之二難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一氣之和應也敢爲二難誦之

守默汝成說

吳生名守默乃翁使君問字於予字之曰汝成蓋取



大易默成而信之義無言之謂默有諸已之謂信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默道成矣尚口乃窮非有諸已也此易簡之道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確然示人易矣墮然示人簡矣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默也或曰此聖人事也小子而卽語以聖人之事得無凌節而驟乎予曰有是哉幼子常示無誑自不妄語始弟子之職曰謹而信小子成人本無二學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本無二事子顧以爲驟乎使君以通家之情遣生出謁予觀其氣沉而神肅德之基也使君因命生諦視不肖以爲此本來面目小子記

之哉予笑曰本來面目生所自有執柯而睨反以爲遠夫子畏後生本自無瘡莫傷之也書其說以遺之

示宜中夏生說

江山夏宜中舊曾爲文學因註誤不變其初心遂坐困抑鄉人皆憐而避之素與汝洽友善遂有志養生之學今年春聞予將赴新安之會偕友子光徒步趨福田又隨予入齊雲臨別乞予一言以致久要予惟宜中初至會中卽舉中庸天命謂性之說爲問聖學性命爲一而養生家廼有雙修之旨何居予非雲房紫陽何以酬子之問若聖學則嘗聞之矣夫性命本



一下士了命之說因其貪着而漸次導之云爾若上士則性盡而命實在其中非有二也戒慎恐懼迺是孔門真火候不覩不聞迺是先天真藥物先師所謂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在其中矣此是性命合一之機直超精氣當下還虛之秘訣所患世少上根未能覲體承當則予言猶爲未逢其機耳試與汝洽子光深究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終



